

蘇東坡軼事滙編

顏中其編注

岳麓書社



苏东坡轶事汇编

颜中其编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75326

岳麓书社

975326

苏东坡轶事汇编

颜中其编注

责任编辑：刘柯

*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*

198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00,000 印张：13,875 印数：1—31,400

统一书号：10285·16 定价：1.70 元

凡 例

- 一、本书是对《宋史》苏轼本传以外，凡有关苏东坡政治生活、思想作风、社会交游、文学创作、个性特征、生活兴趣等等方面的轶事辑录。
- 一、本书搜集的资料，主要来自宋人以及元、明、清各家的笔记、诗话、文集、方志、野史等，但对某些历史文献如《宋史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简称《长编》）、《宋元通鉴》等书中某些有关材料，也酌予收入。
- 一、本书主要分成两大部分：第一部分为各家的记叙，第二部分为苏东坡的自述；由于第二部分为苏东坡本人所提供的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，它可以起到与各家记叙相互印证的作用。
- 一、本书资料，基本按照苏东坡一生的自然生活阶段、特别是政治生活经历进行排列，而对于某些时间不太明确、或年代有所交叉的部分，则根据情况进行适当的排列。
- 一、各书对苏东坡的某一轶事如有多种记载，本书一般只选取其中的一种，而通过注释说明他书也有相似的记叙；但对某些有不同侧重点的重复记叙，仍予以收录，以供研究参考。
- 一、为了方便读者，本书对某些记叙内容进行简要的注释，重点放在人物、事实、典故、难词等方面，而在人物方

面，一般注意到与苏东坡的关系问题。对某些与苏东坡并无直接关系，而在正史中又无传记的人物，一般不作注释。

- 一、注文对宋代人物一律不注朝代，而对宋代以外的人物，则予以注明。
- 一、由于本书附有苏东坡的年表，且有公元对照，因此对注释中的年号一般不另注公元。

目 录

凡例.....	(1)
---------	-----

童年和少年时代.....	(1)
中举应制.....	(5)
凤翔签判.....	(15)
监官告院、直史馆.....	(23)
通判杭州.....	(35)
密州、徐州、湖州太守.....	(48)
乌台诗案.....	(55)
黄州谪居.....	(69)
移汝、居常、赴登州.....	(90)
元祐时期.....	(104)
出守杭、颍、扬、定四州.....	(171)
贬逐惠州、儋州.....	(200)
北归、逝世.....	(232)
东坡自述.....	(277)

附录

袁中道：《次苏子瞻先后事》.....	(336)
东坡家人轶事选录.....	(352)
苏东坡年表.....	(366)

后记.....	(434)
---------	-------

童年和少年时代

苏洵生轼、辙，以文章名世，故时人谣曰：“眉山生三苏，草木尽皆枯。”〔《合璧事类》〕¹

蜀有彭老山，东坡生则童，东坡死复青。〔《贵耳集》〕²

余幼居乡间，从子瞻读书天庆观。〔《龙川略志》〕³

眉山刘微之巨⁽¹⁾，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，从游至百人。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。时尚幼。微之赋《鹭鹭诗》，末云：“渔人忽惊起，雪片逐风斜。”坡从旁曰：“先生诗佳矣，窃疑断章无归宿，曷若‘雪片落蒹葭’乎？”微之曰：“吾非若师也。”……〔《爱日斋丛钞》〕⁴

东坡幼年作《却鼠刀铭》，公⁽²⁾作《缸砚赋》，曾祖称之，命佳纸修写，装饰钉于所居壁上。〔《栟城遗言》〕⁵

东坡年十余岁，在乡里，侍老苏侧，诵欧公⁽³⁾《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》，老苏令坡拟之，其间有云：“匪伊垂之带有余，非敢后也马不进。”老苏喜曰：“此子他日当自用之。”〔《侯靖录》〕⁶

东坡少时读书栖云寺中，曾于连鳌山石崖上作“连鳌山”三字，大如屋宇，雄劲飞动。〔《名胜志》〕⁷

栖云寺，治西八十里，连鳌山旁。苏轼有《病狗赋》书于壁。眉山城南三十里华藏寺，有东坡读书台古迹。〔《眉山县志》〕⁸

先蜀之老，有姓滕者，能以药煮瓦石使软，可割如土。尝以破酿酒缸为砚，极美。蜀人往往得之，以为异物。余兄子瞻尝游益州，有以其一遗之，子瞻以授余。〔《栾城集》〕 9

昔余少年，从子瞻游，有山可登，有水可浮，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，为之怅然移日。至其翩然独往，逍遥泉石之上，撷林卉，拾涧实，酌水而饮之，见者以为仙也。

〔《栾城集》〕 10

元城先生⁽⁴⁾曰：“安世之北归，与东坡同途，两舟相衔，未尝一日不相见。尝记东坡自言少年时，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⁽⁵⁾《使北语录》，至于‘说大辽国主云：“用兵则士马物故，国家受其害；爵赏自加，人臣受其利。故凡北朝之臣，劝用兵者，乃自为计，非为北朝计也。”’虏主明知利害所在，故不用兵。’三人皆叹其言，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。时老苏谓二子曰：‘古人有此意否？’东坡对曰：‘严安⁽⁶⁾亦有此意，但不如此明白。’老苏笑以为然。”〔《元城先生语录》〕 11

王子家言及苏公少年时，常夜读书，邻家豪右之女，尝窃听之，一夕来奔，苏公不纳，而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。暨公及第，已别娶仕宦⁽⁷⁾。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，以守前言不嫁而死。其词⁽⁸⁾有“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”之句，正谓斯人也。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枫落吴江冷”之句；谓此人不嫁而云亡也。……〔《东园丛说》〕 12

章子厚⁽⁹⁾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。一日，子厚坦腹而卧，适子瞻自外来，摩其腹，以问子瞻，曰：“公道此中何所有？”子瞻曰：“都是谋反底家事。”子厚大笑。〔《道山清话》〕 13

子由云：“子瞻读书，有与人言者，有不与人言者，不与人言者，与辙言之，而谓辄知之。”世称苏氏之文，出于《檀弓》，不诬矣。（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）14

公曰：“申包胥哭秦庭”一章，子瞻诵之，得为文之法。
〔《栾城遗言》〕15

【注释】

- 〔1〕刘微之：刘巨，字微之，在眉山以教授为业，苏轼、苏辙兄弟是他的门生。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。《家愿传》提到，家愿眉山人，他的父辈家勤国、家安国、家定国：“同从刘巨游，与苏轼兄弟为同门友”。
- 〔2〕公：这里指苏辙。按《栾城遗言》的作者是苏籀，他是苏辙的孙子，所以行文称“公”。这里提到的曾祖，指的就是苏洵。
- 〔3〕欧公：指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、六一居士，江西庐陵（吉安）人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，曾任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。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，对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都极为赏识，推奖不遗余力。欧阳修把苏轼看作是自己文学事业的最好继承人。
- 〔4〕元城先生：指刘安世（1048—1125），字器之，魏（河北大名）人。学者称元城先生。曾任右正言、右司谏、起居舍人，以及谏议大夫、枢密都承旨等职。他从学于司马光，并在政治上思想上追随司马光。在哲宗亲政任用章惇为相、逐斥元祐党人时，刘安世同吕大防、苏轼、苏辙等人一起受到迁谪。
- 〔5〕富郑公：指富弼（1004—1083），字彦国，河南（洛阳）人。历任开封府推官、知谏院、知制诰、枢密副使等职，英宗时任宰相，初封祁国公，又进封郑国公，故称富郑公。富弼在庆历年间曾出使契丹，《使北语录》是他当时同契丹外交折冲的记录。这里提到的“用兵则士马物故，国家受其害；爵赏自加，人臣受其利”等语，在《宋史》富弼本传中也有相似的记载。
- 〔6〕严安：西汉临淄人。在汉武帝时，他以故丞相史上书，陈述攻打匈奴为非利，他说：“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，降羌僰，略葭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龙城，议者美之。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”事见《汉书》卷六十四《严安传》。
- 〔7〕已别娶仕宦：此说有误。按苏轼二十二岁及第，而娶青神王弗则在十

九岁，所以“暨公及第，已别娶仕宦”，显然并不符合事实。

〔8〕其词句：指《卜算子》。

〔9〕章子厚：即章惇，字子厚，建州浦城（福建浦城）人，父亲章俞徙居苏州。章惇是王安石变法集团中的重要分子，历任编修三司条例官，湖南、北察访使，知制诰，三司使。元丰三年，任参知政事；元丰五年，任门下侍郎。苏轼和章惇的关系颇为密切，在青年时代就是好友。在“乌台诗案”中，章惇曾经救助过苏轼。但在哲宗亲政，章惇担任宰相、大肆黜逐元祐党人时，苏轼受到章惇的迫害。

中 举 应 制

张安道⁽¹⁾与欧公素不相能。庆历初，杜祁公⁽²⁾、韩⁽³⁾、富⁽⁴⁾、范⁽⁵⁾四人在朝，欲有所为，文忠⁽⁶⁾为谏官，协佐之。而前日吕许公⁽⁷⁾所用人多不然，于是诸人以朋党罢去。安道继为中丞，颇弹击以前事，二人遂交怨。盖趣操各有主也。嘉祐初，安道守成都，文忠为翰林。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，将求知安道。安道曰：“吾何足以为重，其欧阳永叔乎？”不以其隙为嫌也，乃为作书办装，使人送之京师，谒文忠。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，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，大喜曰：“后来文章当在此！”即极力推誉。天下于是高此两人。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，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。〔《避暑录话》〕 16

老泉携东坡、颖滨谒张文定公⁽⁸⁾，时方习制科业，文定与语，奇之，馆于斋舍。翌日，文定公忽出六题，令人持与坡、颖，云：“请学士试拟。”文定密于壁间窥之。两公得题，各坐致思。颖滨于题有疑，指以示坡，坡不言，第举笔倒敲几上，云：“《管子》注。”颖滨疑而未决也，又指其次；东坡以笔勾去。即拟撰以纳。文定阅其文，益喜。勾去一题，乃无出处，文定欲试之也。次日，文定语老泉：“皆天才。长者明敏尤可爱，然少者谨重，成就或过之。”所以二公皆爱文定，而颖滨感之尤深。〔《瑞桂堂暇录》〕 17

东坡同子由入省草试，而坡一得一方，对案长叹，且目子由。子由解意，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，坡遂悟，盖《管子》注也。又二公将就御试，共白厥父明允，虑一有黜落奈何。明允曰：“我能使汝皆得之，一和题一骂题可也。”由是二人果皆得。〔《铁围山丛谈》〕 18

三苏自蜀来，张安道、欧阳永叔为延誉于朝，自是名誉大振。明允一日见安道，安道问云：“令嗣看甚文字？”明允答以：“轼近日方再看《汉书》。”安道曰：“文字尚看两遍乎⁽⁹⁾？”明允归，以语子瞻。子瞻曰：“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⁽¹⁰⁾！”……〔《高斋漫录》〕 19

苏明允初至京师时，东坡与子由年甚少，人鲜知者，圣俞⁽¹¹⁾独奇之，故赠明允诗，有云：“岁月不知老，家有雏凤凰；百鸟戢羽翼，不敢呈文章。”后东坡谪南海，过合浦，始识晦夫⁽¹²⁾，谈论累日；晦夫因出圣俞赠行诗，东坡读毕，执晦夫手笑曰：“君年六十六，余虽少一，而白发苍颜，大略相似；因穷亦不相远。圣俞所谓凤，例如此。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，吾二人又穷于圣俞之诗，可不大笑乎？”〔《独醒杂志》〕 20

苏子瞻自在场屋，笔力豪骋，不能屈折。于作赋省试时，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，初未之识。梅圣俞作考官，得其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以为似孟子。然中引皋陶曰：‘杀之’三，尧曰：‘宥之’三”，事不见所据。亟以示文忠，大喜。往取其赋，则已为他考官斥落矣。即擢第二。及放榜，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，遂以问之。子瞻徐曰：“想当然耳，何必须要有出处。”圣俞大骇。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。〔《石林燕

语》) 21

东坡先生省试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有云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，皋陶曰：‘杀之’三，尧曰：‘宥之’三。”梅圣俞为小试官，得之，以示欧阳公。公曰：“此出何书？”圣俞曰：“何须出处。”公以为皆偶忘之，然亦大称叹，初欲以为魁，终以此不果。及揭榜，见东坡姓名，始谓圣俞曰：“此郎必有所据，更恨吾辈不能记耳。”及谒谢，首问之，东坡亦对曰：“何必出处。”乃与圣俞语合。公赏其豪迈，太息不已。（《老学庵笔记》） 22

欧公知举，得东坡之文惊喜，欲取为第一人，又疑为门人曾子固⁽¹³⁾之文，恐招物议，抑为第二。坡来谢，欧公问：“皋陶曰：‘杀之’三，尧曰：‘宥之’三，见何书？”坡曰：“事在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注。”欧阅之无有。他日再问坡，坡云：“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⁽¹⁴⁾，孔融曰：‘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⁽¹⁵⁾。’操问：‘何经见？’融曰：‘以今日之事观之，意其如此。’尧、皋陶之事，某亦意其如此。”欧退而大惊曰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（《诚斋诗话》） 23

王仲巖承事，字丰甫，相国郇公之子也⁽¹⁶⁾。昔为鹰言，东坡自蜀应进士举，到省时，郇公以翰林学士知举，得其论与第二卷稿本，论即《刑赏忠厚之至》也。凡三次起草，虽稿亦结涂注，其慎如此。论卷窃为道人梁冲⁽¹⁷⁾所得，今所存惟策稿尔。冲以吐纳医药为术，东坡贬时识之，今在京师，丰甫欲诉于官取之尔。（《师友谈记》） 24

欧公初取东坡，则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。（《林下偶谈》） 25

东坡初登第，以诗谢梅圣俞。圣俞以示文忠公。公答梅书略云：“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。吾老矣，当放此子出一头地。”故东坡送晁美叔^{〔18〕}诗云：“醉翁遣我从子游，翁如退之践轲丘。向欲放子出一头，酒醒梦断十四秋。”盖叙书语也。……〔《能改斋漫录》〕 26

东坡诗文落笔，辄为人所传诵；每一篇到，欧阳公为终日喜。前辈类如此。一日，与槧^{〔19〕}论文及坡公，叹曰：“汝记吾言，三十年后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。”崇宁、大观间，海外诗^{〔20〕}盛行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。是时朝廷虽尝禁止，赏钱增至八十万；禁愈严，而传愈多，往往以多相夸。士大夫不能诵坡诗，便自觉气索，而人或谓之不韵。〔《曲洧旧闻》〕 27

王介甫^{〔21〕}、苏子瞻，皆为欧阳文忠公所收。公一见二人，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。赠介甫诗云：“老去自怜心尚在，后来惟与子争先。”子瞻登乙科，以书谢欧公。欧公语梅圣俞曰：“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当时二人俱未有声，而公知之于未遇之时如此，所以为一世文宗也欤。东坡跋梅圣俞诗后云：“先君与梅二丈游，时轼与子由弟年甚少，未有知者。家有老泉，公作诗云：‘岁月不知老，家有雏凤凰；百鸟戢羽翼，不敢呈文章。’”则二苏当少年时，已擅文价矣。〔《韵语阳秋》〕 28

欧阳公谓曾子固云：“王介甫之文，更令开廓，勿造语，及模拟前人。”又云：“孟、韩文^{〔22〕}虽高，不必似之也。”谓梅圣俞云：“读苏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又曰：“轼所言乐，乃修所得深者尔，不

意后生达斯理也。”欧阳公初接二公之意，已不同矣。〔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〕 29

东坡云：“顷同黄门公⁽²³⁾初赴制举之召，到都下，是时同召试者甚多。一日，相国韩公⁽²⁴⁾与客言曰：‘二苏在此，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？’此语既传，于是不试而去者，十盖八九矣。”〔《师友谈记》〕 30

东坡云：“国朝试科目亦在八月中旬。顷与黄门公既将试，黄门公忽感疾卧病，自料不能及矣。相国韩魏公知之，辄奏上曰：‘今岁召制科之士，惟苏轼、苏辙最有声望。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，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，甚非众望，欲展限以俟。’上许之。黄门病中，魏公数使人问安否。既闻全安，方引试。凡比常例展二十日。自后试科目并在九月，盖始于此。比者相国吕微仲⁽²⁵⁾，语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说，东坡为吕相国言之。相国曰：‘韩忠献其贤如此，深可慕尔。’”〔《师友谈记》〕 31

东坡试“形势不如德”论，不知出处，礼义信足以成德，知子由记不得，乃厉声索砚水曰：“小人哉！”子由始悟出“樊迟学稼”注。⁽²⁶⁾〔《吹剑录外集》〕 32

东坡、颍滨兄弟试制策，各携一端砚。……名“贤良”砚。〔《砚笺》〕 33

真宗⁽²⁷⁾朝，钱希白⁽²⁸⁾贤良方正擢第。庆历中，子明逸子飞、彦远子高，相继制举登科。嘉祐末，苏轼子瞻、弟辙子由，同年制策入等，衣冠以为盛事。故子高谢启云：

“两朝之间，相继者父子。十年之内，并进者弟兄。”子瞻汝州谢表曰：“兄弟并窃于贤科，衣冠或以为盛事。”而子

瞻入等尤高，故其谢启曰：“误玷久虚之等。”〔《泚水燕谈录》〕 34

东坡云：“顷试制举中程后，英宗皇帝〔29〕即欲便授知制诰。相国韩公曰：‘苏轼之才，远大之器也，他日自当为天下用，要在朝廷培养之，使天下之士，莫不畏慕降伏，皆欲朝廷进用之，然后取而用之，则人人无复异词矣。今骤用之，则天下之士，未必以为然，适足以累之也。’英宗曰：

‘知制诰既未可，且与修起居注可乎？’魏公曰：‘记注与制诰为邻，未可遽授。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，他日擢用，亦未为晚。’乃授直史馆。欧阳文忠时为参政，虑执政官中有不喜魏公者喋于东坡，坡曰：‘公所以于某之意，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以德欤！’”〔《师友谈记》〕 35

东坡中制科，王荆公〔30〕问吕申公〔31〕：“见苏轼制策否？”申公称之。荆公曰：“全类战国文章。若安石为考官，必黜之。”故荆公后修《英宗实录》，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。〔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〕 36

旧制，召试馆职，诗赋各一篇。治平中，东坡被召，自言久去场屋，不能为诗赋。乃特诏试论二篇。〔《却扫编》〕 37

祖宗故事，进士廷试第一人，及制科一任回，必入馆，然须用人荐，且试而后除。进士声律固其习，而制科亦多由进士，故皆试诗赋一篇。唯富郑公以茂材异等起布衣，未尝历进士，既召试，乃以不能为诗赋悬辞，诏试策论各一，自是遂为故事。制科不试诗赋，自富公始。至子瞻，复不试策，而试论三篇。〔《避暑录话》〕 38

甘泉口西为圆通山，山南有圆通寺，本浚阳人侯氏之居，

李后主取为功德院，初名崇圣寺。宋太祖朝，赐名圆通崇胜禅寺，中有宋碑《圆通事实》。嘉祐中，老苏与二子寓圆通寺，僧为建“一翁二季亭”，后改“苏亭”〔32〕。〔《庐山纪事》〕 39

【注释】

- 〔1〕张安道：即张方平（1007—1091），字安道，南京（河南商丘市南）人。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。曾任直集贤院、御史中丞、三司使、尚书左丞等。神宗即位，拜参知政事，旋知陈州。张方平同“三苏”的关系极为密切，他是“三苏”的最早发现者，推荐者，又是苏轼、苏辙兄弟在政治上的保护者。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下狱，张方平曾抗章救援。苏轼终身敬事张方平，为他的文集作序时，比之孔融、诸葛亮。
- 〔2〕杜祁公：指杜衍（978—1057），字世昌，越州山阴（浙江绍兴）人。历任观察推官、通判、知州、转运使、御史中丞、刑部侍郎等职。他在政治上倾向于革新。庆历新政时期拜同平章事，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，但因受到保守派的打击，很快罢相。后封祁国公，故称杜祁公。
- 〔3〕韩：指韩琦（1008—1075），字稚圭，相州安阳（河南安阳市）人。他也是一位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的元老重臣，官至宰相。在庆历新政时期，他先后担任安抚使、枢密直学士、枢密副使、经略安抚使、招讨使等职，与范仲淹并称“韩范”。从政治人才关系讲，韩琦对苏东坡采取压抑的态度。
- 〔4〕富：指富弼，见本书《童年和少年时代》注〔5〕。
- 〔5〕范：指范仲淹（988—1052），字希文，苏州吴县人。历任节度推官、大理寺丞、秘阁校理、右司谏、权知开封府等职。后知延州，又改任邠州观察使、陕西路安抚使。他在政治上主张革新。庆历三年为参知政事，与杜衍、韩琦、富弼等人一起，进行革新，但因保守派的攻击，革新如昙花一现，随即夭折。
- 〔6〕文忠：指欧阳修，文忠是他的谥号。
- 〔7〕吕许公：指吕夷简（978—1043），字坦夫，寿州（安徽寿县）人。历任太常博士、刑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、安抚使、权知开封府等职，后被仁宗任命为宰相。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。他被封为申国公、许国公，故称吕许公。